

林
如
是

伊园
门未关

珠海出版社

——不羈的天空——

伊園門未矣

林如是 著

珠海出版社

伊園門未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羁的天空/林如是 著

ISBN7-80607-331-0/I·180 ¥49.00

I·不…

I·林…

Ⅲ·言情—小说—当代

IV·1247.5

不羁的天空

林如是 著

责任编辑:唯 唯

装帧设计:王文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54041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乐昌市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35 字数:550千字

版 本:1997年8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0册

总 定 价:49.00元(每册9.80元)

流水载情千里贵

(代序)

雪 梅

举目人世间，岁月无情催人泪。

雪梅有幸推介林如是小姐最新力作深感责任重大，于是老气横秋般抄下这个现成的句子作为写序的题目。

别以为雪梅心无点墨，实则是为这句“流水载情千里贵”拍手称快。想想看，岁月无情之际却有流水载情千里的气魄和胆势，完全可以推测出林小姐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美好的向往和憧憬。

作为第一读者的雪梅，事前饱受市场上充斥的乱七八糟言情小说之害，对于该系列小说有度失望和悲观的情绪，于是怀着一颗心不甘情不愿的心态“死皮赖脸”从林如是小姐手中讨回这五本未出版的手稿，欲从不可能再掺添水分的故事中讨个全新的说法。

身手不凡就是身手不凡，果然雪梅尝到了久未尝到的辛辣笔调言语诙谐的爱情故事。

读罢之余带着“上帝奈我何”的激动，拼出雪梅的小命把它们全部不保留地奉献给大家——

《蝶乱情迷》中主人公名字心婷和心媚就可看出作者功底非凡，描述的故事是妹妹心婷在姊姊心媚的花言巧语下去赴一个约会。结果惨遭失身之祸，幸得有兄长般情谊的上司关心备至，才重新唤起生活的勇气；作为姊姊心媚却置之于不顾反而庆幸自己得手，结果如她的名字谐音一样昧善良心遭到报应……，肇事者凭着那块蝴蝶般的胎记终于承担了一切，还给心婷一份受伤后的惊喜。

诗情画意的《流星，等等我》，借着流星那短暂一过留下的光彩一直照耀着她，在雪梅领尽山清水秀的美景后发现她为成其别人的美事可谓用心良苦，然而自己却不幸遭到爱神的戏弄而于毕业之际只好背景离乡……，最后是在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情归故里。

是次系列小说中的《伊园门未关》堪称作者的上乘之作(代表作)，一本完全是以大学校园为背景的学子情谊作品：只因为初恋的伤痕他发誓不再恋爱，然而爱神之箭在大学三年级中悄悄射至，他浑然无觉的情况下慢慢被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再度敲开感情之门，他从那疲惫的情感之中爬了出来和她一道领略伊甸缠绵。谁知暑假期间初恋情人的出现又使他陷入无比困

惑之中,原来的她以死相报把故事推向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雪梅对本书中穿插的校园风情大感悦服,作者虽没有用上本书的风格来描述园内的一草一木,然而人物刻画却照样入木三分,把已毕业几年的雪梅又完完全全拖回到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之中,深信这本小说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逃不脱的情关》里想必是林小姐要来一次好事多磨的爱:父辈的拈花惹草导致接管经理位置的他的婚姻陷入困境,她在目睹那场不堪入目的勾当后于结婚前夕愤然出走。“继母”型的娇艳女子不但骚扰了两代总经理而且还祸及到另一对情侣的感情,这一切是利欲薰心所致。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雪梅在此想多说一句,该书中的男主人公虽有丰实财产然而对爱情专一实不可多见,他那独特的示爱一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雪梅打包票。

拥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而没有子嗣的责任要去医院检查才清楚,由于医院开了一个玩笑,他把一切全部推给她,只好以离婚告终。他最后如愿以偿吗?排行老二的是一个受过感情挫折之人,不屑重返爱情漩涡,有着抵抗情绪的她只同一个据说有怪癖的异性交

往,这个他真是传说中的那样吗?如果真是那样雪梅要敲林小姐的头壳几下。试看三姊妹之中的小妹如何出演:有着警察身份的她受命去调查一个特别组织,结识了一名后来身陷囹圄的公子哥儿,少女的心扉打开之前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一旦开启……,真的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不用说这介绍的是《爱情加点味》了。

有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雪梅正是抱着这个心愿写这篇序的。当然不求读者有读十年书之感,如果有一年的收获那雪梅就要到喜玛拉雅山之巅峰去游一回了。

雪 梅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八日于桂林

伊
人
天

1

“推开窗门。”

她看着户外的夏雨急骤猛烈，升起的汽雾很快把窗玻璃模糊一片，想到做到，猛然一推。

隔着玻璃似有雾里看花，它下它的，你看你的；这下可好，南风朝着窗户开的同一方向吹，打开它不会有雨水溅进来，又可以饱览一顿夏日雨景了。

正凝神屏气欣赏溅雨跳玉盘，媚柳弄青枝的当儿。一声大叫自她喉管里迸出：

“不好——”

一盆仙人掌应声而下，落地闷响的同时，自下传来男声断喝：

“好险！谁呀？”

砸着了人？

这是她第一个感觉，一幅惨不忍睹头破血流的模样闪电般在脑门子里急窜而出；顿时面容失色，娇喘连连，那声闷响莫如就砸在她的脑门顶。

在滂沱雨中奔跑的韩盛没顾及擦臂而过的花盆，本能地往路中跨几步，仰头察看楼上动情，惊出的汗和着猛烈的雨顺着脖子直往下淌。

但他此时最关心的是谁，是谁敢这样几乎让他死里逃生！

一名二楼的窗前女子在直愣愣地盯着他看，那不动不响的表情并不压于他的惊恐万丈。

二人心头在那种诧异之中发出同样的庆幸：

“还好！”

韩盛低头看一眼脚旁的花盆，赶紧跑进这个有两层楼的亭宇。

这个亭宇他并不陌生，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一两次，他作为学校里的足球健将，需要保持习惯性的体能耐力训练，而且这种简易的古老运动方式也很是受益。

刚才不期遇上突来的暴雨，他顺着叉道到亭里躲躲雨。

哪知，差之毫厘之间他这位健将可能要健不起

来了。

下得楼来，她一手拿着书，走到这位背心短裤肌肉发达的大男生前，怯生生地说：

“没有伤着你吧？”

在雨中看不清她容貌的韩盛首先只知道是位女生。没想一忽儿拉近距离之后，那如柳般的轻盈身段，在白色连衣裙的衬托下分外醒目。俏脸上，略带窘迫的娇羞困惑，可能是她无意伤及了他，新月弯眉下一双柔情备至的秋水把他刚才由惊变怒的心态彻底来了个雨中冲凉，马上健臂一挥，看着她说：

“有惊无险——”

只是说话的当儿语气明显地往上坠，眼睛由她的脸上落回自己挥起的臂膀，那上面无数的仙人掌刺才在这放松间慢慢使他感到刺痛阵起。

“手臂怎么啦？”她歉疚与关心一并而至。

这是她的杰作——在这位素不相识的校友身上种植仙人掌刺。

“没怎么，我只奇怪我这手臂怎么看上去有点像刺猬。”

“刺猬？”她差点要拿起书本挡脸。

他降缓语气不是痛所至而是看上去像刺猬？

“不象吗？”神态中透着征询的目光。

用书遮不住的笑终于溢了出来，那种忧心于怀的不畅如同亭外之雨来得突然，去得迅捷。他的幽默和忍俊不惊使她更是心头释然，产生一道雨后虹彩贯于她与他之间。

“象！不过这并不好玩。”笑过之后，她才想起他一定很痛，“真对不起。”

手臂开始有些发红，那刺痛灼烧的感觉愈是强烈，不想则已，一想还有点钻心。细微察看之下，有些刺还深没肉内。

“你并非故意的，对不对？”压住那种感觉，对女生的好感仍占住上头，他那湿透的头发下一双俊目有着一种轻松，“拔出这些刺就没事了。”

外面风停雨住，韩盛向她友好的笑一笑，“再见！”

“再——”

她不曾说完，那挺拔伟岸的身影已是奔跑在清新雨后的阳光之下，干净浓密的树影之中，她的手随同她的目光还似乎不尽然刚才发生的一幕，兀自半停头上注视前方心系他那受伤之处。

☆ ☆ ☆ ☆

“柳冰清，在对谁招手示意呵？”

同学文莱转过弯，看到她那幅傻样，有些好笑语带讥讽。

“找死，文莱！”冰清慌乱之中搬出一句，“对谁？对你呗！”

“拜托，我受不起！”难道你有知在先早已摆好姿势在此等候多时了？”

她分明转弯之际看得清楚不再，心头恼她说谎也要瞅住机会，暗自揣出冰清一定有什么瞒着她，又凌厉地说出不管是恭回的还是奚落的许多：

“喂！是不是哪位偶像恰逢路过，他对你笑笑，或者还对你说了句：‘Good, moring!’你就半天没有回过神连手都记不得收回了，开始想那个多么柔肠侠骨，情深意切的他，而忘了一切，对不对？”

被她一番语出惊人的数落，冰清还真有点对那个不知名差点被她所伤的伟岸之躯有些言不由衷，心里许是由她提醒，媚眼一瞥：

“是又怎么样？碍着你啦！”

“恭喜，快说说是谁？”

不想真有这回事，文莱语气婉转，欲知其详。

藏在心中也非秘密，那吓人的一瞬仍令她柔骨发怵，但偏受不了她的存心捉弄，故意目移她的身后，脸带惊讶地说道：

“他又来啦！你瞧——”

人在好奇之中都会身不由己，文莱更是包括其中，她脚移半步，头却转了九十度，温软秀发几乎扫到了冰清的脸上，根本不知是计。

“在哪里？”

“你还当真？嘿嘿——”

“你敢耍我！”文莱转过身后，怒目圆睁，一脸的黄婆怪样，大声斥道，“今天你不说出是谁，我一定要把你扯成条条，撕成片片。”

语动人动，把书一丢，双手凌空驾顶。

冰清实在受不住她的好笑模样，笑声仍是一阵接一阵，根本没听清她说了些什么。

“还笑——”

一只手与其说是抓，还不如说是搔，冰清要是止得往笑那才怪呢。

嘿，嘿……嘿，嘿……。

连夏雨之后的清新空气又跟着被撩拨似的，化

作微风轻飘枝头，激起树枝轻轻摇幌，摆头弄尾，那稍远的千枝百叶都随之传染开来，纷纷临摹效仿，争相扭动起来。

嘿，嘿……

文莱另一只手也跟上来了，双手挟击，说道：

“让你笑过够——”

微风化着劲风，枝头更是摇动厉害；一片乌云也好象会意，转头前来凑兴，当空扑了下来。

“求……求……你啦，文莱，你瞧……，天又要……下雨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宿舍去吧。”

天气的变化丝毫未影响文莱的情绪，仍是不变的口气：

“除非你答应告诉我到底是谁来过？”

“真有……这么……重要？”

她还是无法忍住笑，尽管文莱的双手已收回。

“因为你耍了我！”

零星的雨点开始东一下，西一下，自身旁头上点点缀缀。

看来回宿舍不成了。而且她还要说出那个人，冰清马上目显平静，说声：

“我答应你，快躲雨去吧。”

“这还差不多——”

文莱应声，边说边走。

刚进亭内，雨点赶鸭般份至沓来。

“你说这天气怪不怪，刚刚下过雨……”

冰清看着雨点落下，像是自言自语。

“不稀奇，冰清。”文莱扭过她的肩道，“你没忘我们之间的约定吧。”

“不会的，小姐！”

她一把拉住她的手，又道：

“来，我带你上楼去——。”

“干什么！这里说不一样吗？”

文莱不就范。

“哎呀，小姐，我包你上楼去听起来要精彩得多！”

“在楼上看到的——，还是在楼上相遇——？”

她的目光里有好奇驱使，胡乱猜起来。

“少说两句好不好？等会包你满意就是了。”

“走——”

重登二楼，冰清一看那窗户有点傻眼，因为这时风改变方向，窗前已是一片湿透。

“莫非有什么不对劲？”文莱问她。

“我是在为这场精彩演讲叫屈哩，你看，现场被破坏了。”

“总有些蛛丝马迹吧。”

她不免有些扫兴，但话里仍是怀有某种侥幸心理。

好啦！

她不是想听那个故事吗？先让她受点苦头再说，冰清一脸难色：

“文莱，真不好意思，你只有先干完某件事才能身临其境。”

“干什么？”

“就是把头伸出窗外看看下面。”

“哇！小女子莫非又要耍我？”

文莱脸上又快变成黄婆脸。

“不是——不是——，千万别误会，当我说完之后你一定会觉得值。”

瞧她言辞恳切，实有必要有此一举，但仍有些疑心：

“小女子再耍耍我，嗯，先记下这笔再说。”

说完，丰胸一挺昂首走到窗前，缩着脖子朝窗

下看了一眼。

“看到了什么？”

“一只烂花盆有什么好看的——”

“就是这只花盆演出的戏！”

文莱还真不敢相信，不过她的语气足以让她放心。

.....

“刺猬？”她被她逗得憨笑不已，“你说那个人自己说手臂象刺猬？”

“值不值淋雨？”冰清看她发梢上的雨点顺着脸颊下来，想起那句话，但这次她没有笑出声，因为那大男生非是为某种意识所驱，定能不会受了那么大的伤害，还幽默得出来。

“值，值！”文莱连连首肯。

正当她还在回味无穷之时，冰清忽然想起了什么，冲到窗前，呼天抢地：

“我的书——”

与此同时，文莱的脸上笑容也是冰冻，再次扑到窗前，不再象前那次缩着脖子：

“我的书也在那里！”

相距不远的两本书此刻被大雨无情地吞噬，文